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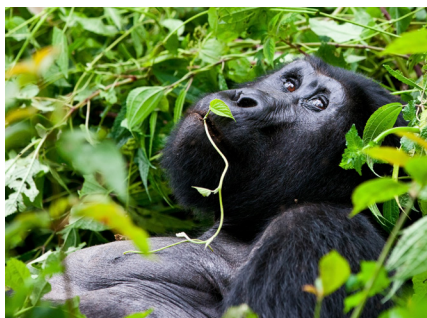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人与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新路线图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2015–2025） 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利马宣言



人与生物圈计划新路线图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2015-2025）
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利马宣言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丰特努瓦广场7号，75352巴黎 07 SP，2017年出版

© UNESCO 2017

ISBN 978-92-3-500012-2



此出版物为开放获取出版物，授权条款为Attribution-ShareAlike 3.0 IGO（CC-BY-SA 3.0 IGO）（<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此出版物内容的使用者无条件接受遵守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存档的一切条件和规则（www.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原书名：人与生物圈计划新路线图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2015–2025），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利马宣言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7年出版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制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出版物表达的是作者的看法和意见，而不一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看法和意见，因此本组织对此不承担责任。

封面照片从左上至右下：

©Sippakorn/Shutterstock.com

©Travel Stock/Shutterstock.com

©SERNANP

©UNESCO/Maria Rosa Cardenas Tomazic

印刷于法国

前言



自1971年以来，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始终致力于改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与生物圈计划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经济、教育和能力建设相结合，加强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2014至201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国际、国家和区域层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凭借广泛而透明的磋商流程，通过众多会员国的集体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了《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未来10年，这份文件将指导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各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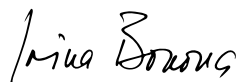
今天，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包含了位于120个国家的669处地点，其中包括了16个跨界保护区，涵盖陆地、沿海和海洋区域共计6.8亿公顷，代表了所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和多样化的发展背景。该网络内居住有2.07亿人口，包括了农村居民、原住民和城镇居民。因此，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能够在不同方面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特别是有关陆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5、有关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有关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有关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有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1、有关粮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以及有关消除贫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

研究、培训、交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不论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规计划、预算外资源，还是伙伴项目开展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亚太、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专题网络也充满活力。

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于2016年3月14-17日在秘鲁利马召开。大会的主办单位为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秘鲁环境部、秘鲁保护区国家服务局，以及秘鲁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这是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大会汇集了来自115个国家的1100多名与会者，讨论了与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实施有关的诸多议题，尤其讨论了如何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协议》，具体包括针对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等。

在此，我十分荣幸地介绍本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即通过了《利马宣言》和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在《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它们将扮演路线图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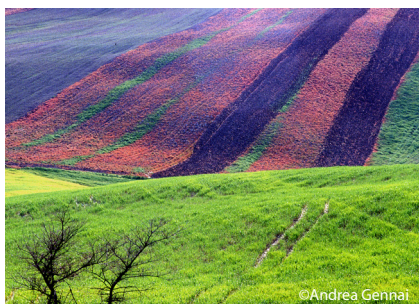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Irina Borova". The script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the first name "Irina" and the last name "Borova"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伊琳娜·博科娃

目录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利马宣言	49
缩略语	5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目录

概要	10
序言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1
人与生物圈计划	12
人与生物圈计划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计划和公约	12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总体背景	13
《教科文组织中期战略》范围内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13
《塞维利亚战略》、《法规框架》和《马德里行动计划》	14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15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和任务	16
战略目标	17
预期成果	17
战略行动领域	21
战略行动方针	25
评估框架	25
术语	27

概要

四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确定的生物圈保护区，对全球挑战的本地解决方案展开了探索，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提高了可持续未来的创新潜力。在未来10年，人与生物圈将进一步加强其对各会员国的支持，其中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并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健康和公平的社会、经济以及繁荣的人类住区；提高人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其他变化的能力。人与生物圈计划借鉴可持续性科学和可持续教育吸取的经验教训，采用现代、开放和透明的方法来交流和分享信息。人与生物圈计划将通过以下方式，确保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由切实发挥作用的模式构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实施有效的定期审查，确保网络的所有成员遵守标准；改善人与生物圈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部的治理、合作与网络建设；建立有效的外部伙伴关系，以确保长期可行性。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既要在生物圈保护区内部，也要通过全面推广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成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本战略，可以实现上述目标，这项战略包括愿景、任务、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战略行动领域，以及将在2016年确定的相关行动计划。

序言

随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发展，生物圈保护区成为实施这项计划的主要方式。现已证明，生物圈保护区概念的价值已经超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范围，越来越受到科学家、规划者、决策者、企业和当地社区的欢迎，他们利用丰富多彩的知识、科学调查和经验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人类造福。为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贫困、气候变化、水和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快速城市化和荒漠化，人与生物圈计划将通过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以及区域网络和专题网络，与所有社会部门合作，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共同实施可持续发展行动，从而从战略角度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确保人类福祉和环境安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人与生物圈网络和跨学科工作方法的经验将用来制定和检验针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政策和应对做法，确保这些生态系统可以提供产品和服务。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在各个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主流化的重要手段，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融为一体，承认它们相互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从而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科文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1945年，2015年迎来了七十周年纪念。七十年来，教科文组织本着人类尊严、相互理解和人类团结的信念，展现出远大的志向和希望，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是了解本组织历史的关键，其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些理想和价值观。教科文组织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变了彼此了解的方式和他们了解地球的方式。教科文组织领导了保护环境运动，向世人敲响了地球生物多样性不断萎缩的警报，通过人与生物圈计划，明确地指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人类发展有关。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继续通过教育、科学活动、文化、交流和信息，在各个大洲促进建设和平、消除贫困、改善健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开展文化间对话。

人与生物圈计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始于1971年，是一项政府间科学计划，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为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建立科学基础。人与生物圈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教育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以改善人类生计，促进公平分享惠益，保护处于自然状态和受到管理的生态系统，从而推广适应社会和文化因素、同时具备环境可持续性的创新的经济 development 方法。

实际上，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在生物圈保护区内部实施的。生物圈保护区可以包含陆地、沿海和/或海洋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在其生物地理区域应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各个生物圈保护区均推广可以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协调的解决方案，促进在区域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生物圈保护区由各国政府提名，处于所在国的主权管辖之下，但其作为生物圈保护区的全球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以生物圈保护区为示范，人们检验和应用跨学科方法来理解和管理社会及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包括预防冲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始于1976年。截至2015年，这个网络包含120个国家的651处生物圈保护区，其中包括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土的14个跨境生物圈保护区。1995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规定，生物圈保护区应努力成为在区域层面探索和展示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法的示范场所。要做到这一点，各生物圈保护区都应通过适当的分区规划，将三个相互关联的功能——保护、发展和后勤支持——结合起来。这种分区规划包括：1) 一个或多个法定核心区域，受到长期保护；2) 毗邻缓冲区；3) 外围过渡区域，公共当局、地方社区和企业在这个区域推动可持续发展。生物圈保护区就这样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融为一体，特别是承认传统知识和当地知识在管理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生物圈保护区着眼于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工作方法，尤其重视当地社区参与管理工作，而且通常采用非常新颖、有利于人们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全球层面，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管理机构是国际协调理事会（ICC），后者得到教科文组织大会及其执行局的全面授权。区域网络和专题网络是次级治理层面。国家层面的治理工作最好能够通过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实现。

人与生物圈计划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计划和公约

为更好地评估和管理地球资源，教科文组织制定了若干国际计划。除了与会员国合作在世界各国发展和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交流和信息，教科文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实现这个目标，教科文组织的会员国制定了两项计划，承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具有普遍价值。首先是在1971年制定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其次是在1972年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确定了一份记载文化及自然遗产的《世界遗产目录》，其中的遗产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名录》。对于这些遗产来说，主要关切事项是保护和管理杰出的自然或文化遗产，同时提高保护遗产的意识。

除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这些世界重要遗产以外，根据1971年签署的《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还确定了其他地点。这项政府间条约为保护和明智地利用湿地及其资源规定了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框架。根据《拉姆萨尔公约》，有多个生物圈保护区被确定为世界遗产和/或世界地质公园。这种多重命名进一步强调这些地点具有全球重要性，并为这些全球计划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创造了机会。如同人与生物圈计划一样，这些全球计划都具有持续审查程序，可以确保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能够持续促进既定目标。

鉴于生物圈保护区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目标各不相同，这些保护区与教科文组织的其他计划之间显然可以产生协同增效作用，特别是国际水文计划（IHP）、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国际海洋学委员会（IOC）以及社会变革管理计划（MOST）。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ESD）行动计划》（GAP）以及教科文组织研究所、中心、教席、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ASPNet）等网络之间，也有着相当多的合作机会。另一个合作背景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离不开与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部门的合作。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总体背景

可持续性国际辩论的核心议题，这是因为人类活动持续不断地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的各种系统，给淡水资源、海洋、大气和气候、生态系统、栖息地及其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着重强调了这些趋势，并且认识到这些趋势：将对所有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具有经济、文化和社会驱动力；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更加明显。为同时满足人类需求和应对环境变化，国际社会正在着手制订和执行一整套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及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明确考虑到其他全球当务之急，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2011至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制定的目标，其中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教科文组织中期战略》范围内的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和平以及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是教科文组织《2014至2021年中期战略》（37 C/4）的首要目标。非洲和性别平等为总体优先事项。教科文组织强调务必要扩大知识共享，以期引发应对错综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所需的变革。因此，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动国际科学合作，并推广一体化科学方法，以支持会员国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缩小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知识鸿沟，搭建对话与和平的桥梁。依靠教科文组织在领导政府间和国际科学计划方面的经验，并借助这些计划的全球观测能力，教科文组织依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促进制定全球和区域的科学合作研究议程。教科文组织《2014至2021年中期战略》强调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教科文组织战略性目标5“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应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以及战略性目标4“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加强科技与创新体系和政策”。

《塞维利亚战略》、《法规框架》和 《马德里行动计划》

一系列会议指引着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发展，首先是1974年举行人与生物圈计划工作组会议，随后是1984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此次会议促成了《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这次会议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开启了新纪元。这次会议决定采取的行动被写入《塞维利亚战略》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1995年召开的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了这两部文件。2000年，在西班牙潘普洛纳举行的塞维利亚+5会议继续贯彻塞维利亚会议提出的战略建议，并就多项行动作出了决定，特别是关于跨境生物圈保护区。

2008年，在马德里举行了第三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会议商定了《马德里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MAP），这项计划以《塞维利亚战略》为依据，旨在利用塞维利亚文书的战略优势，将生物圈保护区提升为致力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国际指定区域。《马德里行动计划》明确阐述了2008至2013年关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各种行动、目标、成绩指标、伙伴关系、其他实施策略以及评估框架。《马德里行动计划》充分考虑到了负责评估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和人文科学计划的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2013至2014年，教科文组织的内部监督办公室评估了《马德里行动计划》。困扰评估工作的具体困难包括：《马德里行动计划》的范围广、某些内容的阐述不够明确、缺乏实施逻辑。由于回应比例低，地区差异明显，进一步限制了评估结论的有效性。尽管有种种局限，内部监督办公室还是提出了五条主要的改进建议：1）提高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价值，让生物圈保护区积极参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活动；2）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信息交换功能；3）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成为交流新观念的全球平台；4）提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知名度；5）巩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基础。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开展如下工作的重要且宝贵的伙伴和工具：实地研究和试验，创造并向全球分享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知识。有了这种务实的做法，人与生物圈计划可以支持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应对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有关的重要问题。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这项《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为实现上述目标并促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综合全面、但简明扼要的框架。这项《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与《2014至2021年教科文组织中期战略》、《塞维利亚战略》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保持一致，并且适当考虑到了对《马德里行动计划》的最终评估提出的建议。这项《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行动领域将通过相关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行动计划》得到落实（后者将提交给2016年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将利用专项评估框架来评估其执行情况。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和任务

我们的愿景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认识到彼此共同的未来以及自身与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以负责任的方式集体投身于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繁荣社会。

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外服务于这样的愿景。

在2015–2025年间我们的任务是：

- 开发并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交流经验教训，促进这些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 支持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评估、高水准的管理、策略及政策，支持负责 任和有复原力的机构；
- 协助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借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经验，特别是探索和检验旨在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技术和创新方法，抓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战略目标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2015–2025年间的战略目标直接源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法规框架》确定的生物圈保护区的三项功能以及《马德里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认定的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挑战。这些战略目标如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并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推动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健康和公平的社会、经济以及繁荣的人类住区
3. 促进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能力建设
4. 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

战略目标1. 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并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生物多样性通过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幸福提供保障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减少，对人类幸福造成直接威胁，是表明生态系统失衡、其中关键部分受到影响的重要指标。人类的开发活动以及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栖息地的丧失和支离破碎，这是造成全球各地生物多样性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就需要改善对于自然资源的治理和管理。

预期成果

- 1.1 会员国支持将本国的生物圈保护区作为示范，促进落实全球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推动实现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1.2 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缔结联盟，支持生物圈保护区发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造福当地民众，从而促成实现《2011至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 1.3 为谋求生物圈保护区内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平、群策群力的规划工作要特别考虑到青年、妇女、土著社区和当地社区的权利、需求 and 能力，以及他们对于生物圈保护区内部及周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取用和可持续利用。
- 1.4 国家、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通过有效利用生态系统方法，支持生物圈保护区，确保在生物圈保护区内部以及面向那些依靠生物圈保护区的资源谋求健康与幸福的更广泛的社区，持续不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 1.5 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型和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中以及在向全球推广这些模型和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增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作用。

战略目标2. 推动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健康和公平的社会、经济以及繁荣的人类住区

世界人口飞速膨胀，而且越来越集中在迅速扩张的大小城市地带，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由此导致了过度开发和采用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加速污染和环境退化，给人类福祉造成严重影响。健康、公平的社会和经济以及繁荣的人类住区，是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深入了解自然及文化遗产、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增强复原能力的创新方法。通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人与生物圈计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可以在各个会员国，而且可以通过跨境生物圈保护区，支持人们建设欣欣向荣的经济和可持续的社会。由此提供了合作与理解的机会：有利的环境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在利用共有的自然资源和从这些资源中受益方面倡导和平文化。

预期成果

- 2.1 生物圈保护区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落实与公平和健康的社会及住区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示范，并获得各级政府的承认和支持。
- 2.2 生物圈保护区作为探索、建立和展示可持续经济体系的示范，后者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会产生积极影响。
- 2.3 生物圈保护区作为探索、确定和展示创新方法的示范，这些创新方法通过生计的多样化、绿色企业以及社会企业，包括负责任的旅游业和高质量的经济，增强社区的复原能力和为青年创造机会。
- 2.4 设立功能性机制，确保那些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并且从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远离生物圈保护区的城市居民，公平地补偿和支持那些协助从生物圈保护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人。
- 2.5 生物圈保护区直接促进了生物圈保护区内部居民以及与之相关者的健康和幸福。
- 2.6 通过具体针对跨境问题的多层次对话和能力建设，加强跨境生物圈保护区。

战略目标3.促进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教育（ESD）以及能力建设

可持续性科学是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法，采用跨学科方式全面利用科学知识、传统知识和土著知识，发现、了解和应对目前及今后在经济、环境、伦理和社会方面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挑战。在生物圈保护区层面，这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其中包括科学家、决策者、当地社区成员以及私营部门。可持续发展教育提倡将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教学和学习，鼓励和帮助学习者通过掌握新的技能、能力和价值观来改变行为，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生物圈保护区，特别是通过生物圈保护区的协调员、管理者和科学家，在以下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实施可持续性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并使之主流化，从而创造科学知识，阐明最佳做法，加强科学、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培训之间的相互作用。

预期成果

- 3.1 人与生物圈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充分参与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区域、国家及国内研究倡议和计划。
- 3.2 为致力于生物圈保护区的科学家以及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者/协调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一个国际网络。
- 3.3 各生物圈保护区均根据可持续性科学原则，制定了积极的研究计划，为生物圈保护区的参与性决策和管理提供了依据
- 3.4 将传统知识作为“知识投入”来管理生物圈保护区，同时认识到既要增强土著社区及当地社区作为独特知识的守护者的权能，又要保持其文化认同。
- 3.5 在生物圈保护区内部以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应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福祉等相互关联的问题。
- 3.6 在所有生物圈保护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让民间社会的所有合作伙伴都参与进来。生物圈保护区还可以作为传播示范榜样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
- 3.7 增进生物圈保护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GA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ASPNet）、姊妹大学/教科文组织教席计划等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计划以及联合国其他相关教育和能力建设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

战略目标4. 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

气候变化仍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最重要问题。目前已经清楚，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叶以来观测到的变暖现象的主要原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明确无误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许多变化在几十年、甚至上千年里都是史无前例的。《马德里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2008–2013年）》和《德累斯顿生物圈保护区和气候变化宣言》（2011年）承认生物圈保护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机会，这两份文件旨在吸引各方更多地关注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生物圈保护区的能力，从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将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生物圈保护区的贡献切实纳入国家及国际气候战略和政策。这就需要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城市化、荒漠化、土地和水资源退化、同温层臭氧消耗等。

预期成果

- 4.1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作为全球区域网络，促进学习和试验性创新行动，监测、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类型的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
- 4.2 会员国积极支持本国生物圈保护区在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 4.3 会员国和其他决策者在制订并执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时，承认并提倡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优先地点，特别是通过：1）能效以及发展和采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包括通过负责任的消费实现节能；2）与碳固存和减排+（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有关的方法。
- 4.4 会员国积极推动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让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发展起来的方法。

战略行动领域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行动领域如下：

- A.**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由切实发挥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构成
- B.**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部开展包容、活跃和注重成果的合作与网络建设工作
- C.** 为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缔结有效的外部伙伴关系，并为其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 D.** 实现全面、现代化、开放、透明的交流、信息和数据共享
- E.** 对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实施有效治理，并在其内部实施有效治理

前三个战略行动领域各有特定的关注重点：A–关注所在国背景下的具体生物圈保护区；B–关注人与生物圈计划内部的网络建设；C–主要关注人与生物圈计划以外的合作伙伴关系。下文将概述战略行动领域及其各自的战略行动方针。

战略行动领域A.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由切实发挥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构成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希望到2025年发展成为学习和展示可持续发展创新的综合性全球网络。一旦生物圈保护区实现其最佳功能，就会在当地、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成为科学、政策和社会之间的重要交集，造福民众、生物圈保护区所在国和更广泛的区域。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典范，应促成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贫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为生物圈保护区的居民、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知识，搭建了独一无二的论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必须遵守《塞维利亚战略》和《法规框架》、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得到妥善管理。国际协调理事会在2013年通过的退出战略正是为了确保这一点。

战略行动方针

- A.1** 遴选、指定、规划和落实生物圈保护区的程序和过程要考虑到当地的习惯、传统和文化，并让所有相关利益攸方都参与进来，从而做到公开和群策群力。
- A.2** 国家以及具有属地管辖权和治理管辖权的其他实体明确将生物圈保护区纳入国家和区域开发、地区规划、环境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政策和计划，并且支持在各个生物圈保护区建立有效的治理和管理机构。
- A.3** 生物圈保护区和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应用研究，提供实际学习和培训机会，支持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 A.4** 借助多种融资基础，极大地改善生物圈保护区在财务方面的可持续性。
- A.5** 定期审查程序支持切实发挥作用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对生物圈保护区进行适应性动态管理。

战略行动领域B.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部开展包容、活跃和注重成果的合作与网络建设工作

要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具体目标切实作出贡献，包容、活跃和注重成果的合作与网络建设工作对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来说不可或缺。在国际层面，合作将特别关注南南合作以及北南南三方合作，在配合当地知识及土著知识持有者的情况下，促进对话和共同创造科学知识，并推动科学外交。合作与网络建设应着眼于四项战略目标。应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区域网络和专题网络的重要性。区域网络有着灵活多变的工作方法和规约制度，可以满足区域需求，同时应保持灵活性，以便在区域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和工作效率；专题网络通常应自行组织管理。

战略行动方针

- B.1** 针对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协调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国际及区域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有助于实现战略目标。
- B.2** 增进会员国——包括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相关部级机关——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大学、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并强化与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从而增强网络。
- B.3** 网络具备基础设施和充裕的资源，能够发挥潜能，以实现目标。
- B.4** 网络通过在生物圈保护区之间开展交流等方式，促进研究、执行和监测方面的合作。
- B.5** 网络在内部和外部有效地交流和宣传其目标及活动。
- B.6** 生物圈保护区之间的结对安排增多，促进跨境与跨国合作。

战略行动领域C. 为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缔结有效的外部伙伴关系，并为其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卓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旨在加强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及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并促进执行各项计划和战略，特别是通过可持续的融资机制。这样的伙伴关系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一项优先任务。为完成各个层面的执行工作，必须从正常预算中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拨付基本业务资源，但显然需要吸收新的合作伙伴，例如研究团体、私营部门企业或集团、博物馆、种子银行以及民间组织，以加强既有的伙伴关系或是创建新的伙伴关系。在吸收新伙伴时，必须尊重各国的行政机构，而且地方社区绝不能丧失独立性和影响力，假如合作伙伴来自其他区域，就更是如此了。为增强人与生物圈计划和各个生物圈保护区在组织（包括财务）方面的适应能力，应探索多种不同的筹资方法。除了筹集资金，新的伙伴关系还应提高公众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价值和惠益的认识，并设法增进地方社区的参与。教科文组织拥有最著名、而且认知度最高的国际性“品牌”，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利用这个品牌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及生物圈保护区筹集资金。

战略行动方针

- C.1** 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区域网络和专题网络、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以及各个生物圈保护区编写综合性商业和营销计划，同时考虑到双边和多边捐助方以及私营部门和慈善部门的优先事项（下文确定了要点；也可将其他内容写入行动计划）。
- C.2** 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和国家委员会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以及与主要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及伙伴关系。

- C.3 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协助生物圈保护区和区域网络在创造收入方面积累专业知识，并分享这些知识。
- C.4 围绕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与私营部门缔结伙伴关系。
- C.5 开展更多项目和活动来支持通过国家和区域融资机制获得资金的生物圈保护区和网络，特别是重视多国伙伴关系需求的融资机制。
- C.6 对于积极参与生物圈保护区活动的企业家，特别是支持社会企业和绿色经济的企业家，加大他们的参与力度，并为其提供指导。
- C.7 确立强化的国际性生物圈保护区品牌，与当地生物圈保护区品牌形成互补。
- C.8 加强在生物圈保护区之间合作推广生物圈保护区的产品/服务。
- C.9 各生物圈保护区均实现创收。

战略行动领域D. 实现全面、现代化、开放、透明的交流、信息和数据共享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以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各方行为者（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委员会、网络 and 秘书处）之间以及人与生物圈计划外部对于生物圈保护区概念形成明确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和公开的交流以及交换数据和知识。当代通信和信息、社交媒体以及数据分享工具对与人与生物圈计划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国家委员会、区域及专题网络、各个生物圈保护区正在开始妥善利用这些工具，但迫切需要不仅在人与生物圈计划内部拓宽这些工具的应用范围，还需要吸引多种多样的外部受众。但是，许多国家仍然不具备现代化通信设施，这就意味着继续着眼于传统的通信和信息交流方法。更有效的交流不仅取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如何娴熟地利用通信工具和手段，还取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能否创造出可以被公众欣赏和获取的成果及服务，这些成果和服务首先以教科文组织的正式语文提供，进而采用尽可能多的语种。良好的成果会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可以让新闻媒体代为传播。

战略行动方针

- D.1 针对人与生物圈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相关文件、数据、信息和多媒体资料，全面执行开放存取政策。
- D.2 制定行动计划，用以补充综合性交流战略（下文确定了要点；也可将其他内容写入行动计划）。
- D.3 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制订协调的出版计划，并有效运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网站（MABNet），使之成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主要交流、数据和信息中心。
- D.4 生物圈保护区协调员/管理者、国家委员会和区域网络确保广泛获取关于生物圈保护区的信息。
- D.5 更多地采用视频会议、社交媒体以及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知识共享、交流、技术合作及能力建设。

战略行动领域E.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有效治理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管理机构是国际协调理事会，后者得到教科文组织大会及其执行局的全面授权。《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仍是管理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依据。结构合理、并且得到有效落实和管理的治理机制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执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和任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从与《塞维利亚战略》的多年合作经验中以及从执行和评估《马德里行动计划》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要确保及时和有效地适应变化，必须持续不断地监测和评估各项行动和治理机制。

战略行动方针

- E.1** 会员国政府和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通过界定明确的机构支持等方式，支持执行人与生物圈计划。
- E.2**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体现出跨学科特点，成员包括公营部门、私营部门、研究和教育部门的代表、以及各类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生物圈保护区的代表。
- E.3** 会员国定期向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处和区域网络通报《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行动计划》在本国的最新执行情况。
- E.4** 各区域网络建立明确的治理机制，包括年度绩效评估。
- E.5** 如果设立新的专题网络，应具备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内在审查机制和日落条款。
- E.6** 常驻代表团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支持小组继续促进有利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交流和宣传工作。

评估框架

将通过相关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行动计划》（见下文）来执行《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并利用以战略干预原理为依据的专项评估框架来评估《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由此可以将本战略所载的战略目标及战略行动领域与《行动计划》的主要活动和产出联系起来。在评估框架内，将确定业绩指标以及相应的核查和监测来源，并将其纳入评估计划，计划规定了参与落实及完成《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主要行为者的作用和责任。在制定评估框架以及开展后续的监测和评估工作方面，将与教科文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IOS）密切合作。

术语¹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在日本名古屋（2010年10月）商定的有时限、可计量的20个目标，目的是为了到2020年实现若干战略目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从而消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促进可持续利用；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从而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况；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执行工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150位政府首脑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公约》已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公约》有三项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分享利用基因资源产生的惠益。

生态系统方法

1995年11月，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会议采用生态系统方法作为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采取行动的主要框架，并以此作为土地、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综合管理策略，以公平方式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种方法承认人类及其文化多元性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¹ 术语案文由人与生物计划圈秘书处添加。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例如提供粮食和水；没有这些服务，人类就无法生存。生态系统服务还可以遏制洪水和疾病，提供休闲、精神和文化裨益等文化方面的服务，从而保护和维持人类福祉。

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让人人都能够掌握建设可持续未来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教育意味着将主要的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教学和学习，例如气候变化、降低灾害风险、生物多样性、减贫和可持续消费。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要求采用参与式教学和学习方法，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权能，使其能够改变行为并采取行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教育提倡批判性思维、设想未来场景和以协作方式做出决策等能力。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GAP）力争开展并扩大可持续教育行动，目的是为2015年后议程作出重大贡献。《全球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教育和学习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开展且扩大行动，争取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有两项目标：重新定位教育和学习，让人人都有机会掌握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使其能够促成可持续发展，进而产生重大影响；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所有议程、计划和活动中加强教育和学习的地位。《全球行动计划》关注五个优先行动领域：落实政策；将可持续做法融入教育和培训环境（全机构方法）；提高教育工作者和培训者的能力；增强青年的权能，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以及，鼓励当地社区和市政当局制定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计划。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2009年，国际社会决定建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促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气候服务。这个政府间伙伴关系得到了联合国以及承担多种多样的交叉任务的其他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个框架由政府间气候服务委员会监督，后者向世界气象大会汇报工作。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初步确定了四个优先领域：农业和粮食安全；水；健康；减少灾害风险。

多边环境协定

多边环境协定（MEA）是各国之间就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特定环境问题签署的协定，其中通常包含涉及一般性原则的义务以及为实现某一环境目标而将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多边环境协定的实例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以及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森林和提高发展中国家森林碳储量的作用（REDD+）是已经列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一种机制，目的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管理，减少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从而促进减缓气候变化。

科学外交

科学外交是指各国之间的科学合作，目的是为共同面对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同时推动国际学术、技术或研究方面的伙伴关系和交流工作。因此，科学外交能够通过增进国际关系和相互理解来促进和平与安全。

可持续性科学

可持续性科学提倡采用由问题带动的跨学科方法来增进对于以下方面的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系统，这类互动如何影响到可持续性任务。这个领域是由其面对的问题决定的，而非其应用的学科。可持续性科学借鉴了自然、社会、医学和工程学等多个学科，并吸取了多种职业以及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实地经验。可持续性科学方法具有如下特点：采用由问题带动的方法，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注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可以促成稳健的政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形式的知识融会贯通。

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5年9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包括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子目标，目的是激励人们在对人类、地球和繁荣至关重要的领域采取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ASPne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ASPnet）创建于1953年，通常称为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是由分布在181个国家的10 000所教育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成员包括学前机构、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师范培训机构等，致力于在实际工作中支持国际谅解、和平、文化间对话、可持续发展以及优质教育。

姊妹大学/教科文组织教席计划

姊妹大学/教科文组织教席计划始于1992年，倡导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与网络建设，通过知识共享和协作来提高机构能力。这项计划支持在与教科文组织职能范围有关的重点优先领域内（即，教育、自然和社会科学、文化与传播）设立教科文组织教席和姊妹大学网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利马行动计划

2016年3月17日于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通过；2016年3月19日于秘鲁利马举行的第28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批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由一套全面而简洁的行动计划组成，旨在确保《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有效实施。该战略在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第27届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2015年6月8–12日）上通过，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2015年11月3–18日）批准。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是塞维利亚战略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的延续，建立在《生物圈保护区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实施情况评估的基础之上。

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

《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预测在未来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将在以下方面扩大对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并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健康和公平的社会、经济以及繁荣的人类住区；促进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能力建设；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

人与生物圈计划借鉴可持续性科学和可持续教育吸取的经验教训，采用现代、开放和透明的方法来交流和分享信息。它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确保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由切实发挥作用的模式构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方式包括：改善人与生物圈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部的治理、合作与网络建设；建立有效的外部伙伴关系，以确保长期可行性；实施有效的定期审查，督促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所有成员遵守标准。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和任务

我们的愿景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认识到彼此共同的未来以及自身与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以负责任的方式集体投身于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繁荣社会。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外服务于这样的愿景。

在2015–2025年间我们的任务是：

- 开发并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交流经验教训，促进这些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 支持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评估、高水准的管理、策略及政策，支持负责任和有复原力的机构；
- 协助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借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经验，特别是探索和检验旨在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技术和创新方法，抓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利马行动计划》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根据其愿景和任务，《利马行动计划》重点关注建设与生物圈和谐相处的繁荣社会，通过在全球推广生物圈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示范，从而在生物圈保护区内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的结构和实施

《利马行动计划》按照《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战略行动领域制定而成，是一种矩阵模型。它由目标成果、目标行动和目标产出组成，将推动《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内战略目标的有效实施。它还明确了诸多实体的主要实施责任，以及时间范围和绩效指标。

在将《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生物圈保护区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用作重要依据的同时，大力鼓励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人与生物圈网络制定自己的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些战略和计划应以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和迫切需求为基础，应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促进《利马行动计划》在全球层面的实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外部伙伴以斜体字标注

战略行动领域A.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由切实发挥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构成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A1. 将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有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模型	A1.1 将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贡献的基地	生物圈保护区已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了一些可计量的贡献，并且可以得到复制和推广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拥有具体行动或活动，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引入国家发展议程
	A1.2 将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可为多边环境协定（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施作出积极贡献的基地	加强对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和支持，重点是确保其能为多边环境协定的实施作出贡献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会员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拥有计划或活动，可为多边环境协定的实施（其中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作出贡献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1.3 建立当地、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造福于当地人民，并考虑到原住民的权利	人与生物圈和生物圈保护区已建立或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造福当地人民和原住民	会员国，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8年年底	拥有保护和发展联盟的生物圈保护区的数目
	A1.4 将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研究、监测、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地点/观测站，包括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的《巴黎协定》提供支持	将生物圈保护区用作展开生态系统气候变化行动的优先地点和观测站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20年年底	BRs生物圈保护区实施气候变化有关项目的数目 认可生物圈保护区的作用的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的数量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A1.5 推广生物圈保护区内的绿色/可持续/社会经济计划	制定具有包容性和综合性，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制定能够体现生物圈保护区目标的产品和服务标签	生物圈保护区企业部门	2016–2025	积极实施绿色/可持续/社会经济计划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生物圈保护区实施的经济计划数目
	A1.6 开展研究，确保生物圈保护区的社会生态系统能得到长期保护，包括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适度管理	生物圈保护区的社会生态系统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维护	会员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已制定国家法律保护生物圈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国家数目 得到恢复的生态系统面积
A2 生物圈保护区的公开和参与性选择、规划和实施	A2.1 提供指导，帮助会员国应用好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有效实施《行动计划》	制定操作准则，提供全球框架，并兼顾区域和国家的具体情况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和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展开协商	2017年年底	2018年，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通过准则
	A2.2 确保生物圈保护区的选择、设计、规划和提名过程公开和群策群力，吸引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并要考虑当地和本土的习俗、传统和文化，且要以科学为基础。	以参与式方法制定和实施生物圈保护区的提名方案和管理计划，并考虑了当地和本土的习俗、传统和文化，并且以科学为基础。	会员国，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与生物圈保护区提名过程有关的国家指南和/或政策的数目
	A2.3 确保生物圈保护区的制度实施、管理、监测和定期审查公开和群策群力，并要考虑到当地和本土的习俗、传统和文化	以参与式方法制定和实施了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结构、规划和审查报告，并考虑了当地和本土的习俗、传统、文化以及参与程度	各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管理结构、规划和定期审查报告取得新进展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2.4 确保生物圈保护区拥有明确的沟通计划和机制，以实施这些措施	制定了沟通计划和机制，为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与利益攸关方、人与生物圈网络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保障。	各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拥有沟通计划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拥有正式外部沟通机制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A3 将生物圈保护区纳入相关的法规、政策和/或计划，为生物圈保护区的运营提供支持	A3.1 确保生物圈保护区获得国家 and 地方法规、政策和/或计划的认可	已将生物圈保护区纳入国家 and 区域的发展、国土规划、环境以及其他部门的法规、政策和计划	会员国，国家 and 地方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已制定与生物圈保护区相关的国家法规的会员国数目 提及生物圈保护区的政策和/或计划的数目
	A3.2 为各生物圈保护区有效的治理和管理结构提供支持	已向实施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政策/计划的主管部门或机制提供了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	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	2016–2025	拥有充足的年度预算和工作人员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4 提供研究、实践学习和培训机会，为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A4.1 与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伙伴关系、开展研究，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和中心	建立、维护并加强了伙伴关系，组织了能力建设活动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合作大学，科研院所等	2020年年底	战略和功能伙伴关系的数目 出版物的数量 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的数目
	A4.2 与教育和培训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中心和相关学校，针对管理者和权利持有人等利益攸关方开展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并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建立、维护并加强了伙伴关系，实施了教育和培训课程和计划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教育和培训机构（包括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的参与者）	2020年年底	伙伴关系的数目 国家和生物圈保护区层面的培训活动和计划数目
	A4.3 为各生物圈保护区提供足够的研究基础设施	开展了与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有关的研究活动，获得了研究成果，积累了知识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20年年底	获得的与管理 and 培训相关的研究成果数目
	A4.4 识别和推广生物圈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做法，识别和消除不可持续的做法	通过研究识别出了最佳做法和不可持续的做法，并分享了与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有关的经验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合作院校，科研院所，私营企业等。	2016–2025	最佳做法的数目 已消除的不可持续做法的数目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A4.5 鼓励管理者、地方社区和生物圈保护区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共同设计和实施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有关的项目	已开展的合作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在管理计划中的应用	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科研院所	2016–2025	拥有合作研究项目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按照研究成果制定的行动数目
A5 生物圈保护区的财务可持续性	A5.1 为各生物圈保护区制定商业计划，包括创收方法和与潜在资助者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已制定生物圈保护区商业计划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	2018年年底	拥有商业计划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5.2 实施生物圈保护区商业计划，获得收益	已实施生物圈保护区商业计划	生物圈保护区，国家主管部门，其他利益攸关方	2019–2025	生物圈保护区收益对生物圈保护区预算的贡献份额 拥有持续性资金来源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5.3 提高国家和地方财政对生物圈保护区的补贴	公布了国家和/或地方为生物圈保护区提供的资金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	2016–2025	拥有持续性资金来源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6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有效运作，各生物圈保护区遵守《法规框架》	A6.1 按照《法规框架》进行有效的定期审查	已按照《法规框架》进行了有效的定期审查	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能遵照《法规框架》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以按时提交的定期审查报告为依据
	A6.2 在生物圈保护区进行适应性管理	生物圈保护区采用了适应性管理过程	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	2016–2025	能遵守适应性管理原则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以定期审查报告为依据
A7 将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源泉	A7.1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并促进其发挥长期效用，包括改善健康和福祉	通过行动，提高了生物圈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会员国，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生物圈保护区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以定期审查报告为依据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A7.2 生态系统服务公平报酬机制的实施	生物圈保护区实施了公平的生态系统服务机制	会员国，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实施了公平报酬机制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A7.3 实施计划，保护、维护和繁衍具有经济和/或文化价值的物种和品种，巩固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	已实施了包含有或涉及到了这些目标的计划	生物圈保护区，会员国，地方主管部门，其他利益攸关方	2016–2025	各生物圈保护区旨在提高具有经济和/或文化价值的物种地位的计划的数目

战略行动领域B.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部开展包容、活跃和注重 成果的合作与网络建设工作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B1 有效的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者/协调员，以及生物圈保护区的利益攸关方	B1.1 组织实施全球教育、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	制定并开始实施全球教育、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区域和主题人与生物圈网络	2016–2025	确立的计划数目 活动和参与者的数目
	B1.2 组织实施区域教育、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	制定并开始实施区域教育、能力建设和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大学课程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地办事处，区域和专题网络，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大学	2016–2025	确立的计划数目 活动和参与者的数目，所代表的生物圈保护区数目
B2 包容性的区域和专题网络	B2.1 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参与进区域和专题网络	区域和专题网络会议已采取步骤，确保利益攸关方能够广泛参与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6–2025	网络参与者的数量和多样性
B3 为区域和专题网络提供足够的资源	B3.1 为各个网络制定商业计划	已制定了网络商业计划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8年年底	拥有商业计划的网络数目
B4 有效的区域和专题合作	B4.1 创建机会进行合作研究、实施和监测	已成立工作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和活动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6–2025	已建工作组的数目 合作活动的数目
B5 区域和专题网络及其活动的可见性	B5.1 在内外部推广网络活动成果，其中包括生物圈保护区的最佳做法案例	已制定网络报告，已获得网络和社会媒体信息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6–2025	各网络沟通活动的频率和性质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B.6 生物圈保护区之间的跨国和跨界合作	B6.1 制定和实施不同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之间的结对计划	已制定可操作的结对计划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2018年年底	结对计划的数目
	B6.2 指定跨界生物圈保护区，并实施了相关计划	指定跨界生物圈保护区并实施相关计划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2020年年底	跨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数目
B.7 建立活跃、开放的科学家/知识持有者跨学科网络，分享人与生物圈的愿景和使命	B7.1 建立人与生物圈领域的科学家/知识持有者国际网络，与国家及其他国际性的科学家/知识持有者网络进行交流	建立人与生物圈领域活跃的科学家/知识持有者国际网络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区域和专题网络的科学家/知识持有者，与生物圈保护区相关的其他科学家/知识持有者	2017年年底	网络成员的数目和构成 该网络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科学家/知识持有者网络建立正式关系
	B7.2 为国际网络制定联合研究和知识交流议程	已制定联合研究和知识交流议程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区域和专题网络的的科学家	2019年年底	联合研究议程的质量和含量。通过网络开展的活动数目

战略行动领域C. 为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缔结有效的外部伙伴关系，并为其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C1 为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提供足够的资源	C1.1 制定商业和营销计划，并提交批准国际协调理事会	起草商业和营销计划，并提交批准国际协调理事会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	2018年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之前	计划获得国际协调理事会的批准
	C1.2 实施商业和营销计划	已实施商业和营销计划	人与生物圈的所有利益攸关方	2018年开始	调动财政资源
C2 将人与生物圈计划建设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相关公约的关键合作伙伴	C2.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创造合作机会、建立伙伴关系	已在人与生物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计划和实体之间，建立、维护和/或增强了伙伴关系。人与生物圈计划和生物圈保护区请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C/4和C/5文件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网络和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数目
	C2.2 创造与国际计划和相关公约的合作机会、建立伙伴关系	与国际计划和相关公约制定合作和伙伴关系方面的提案，并进行讨论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网络和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7年年底	与国际计划建立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数目
C3 生物圈保护区和区域网络自行创收	C3.1 为建立创收渠道提供能力建设支持	就创收渠道，组织能力建设活动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区域网络，国家机构	2016–2025	组织的活动数目 参与者的数量
	C3.2 敦促伙伴关系为外部实体筹集资金，目标要与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持一致	已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了项目资金来源，促进生物圈保护区以外政策或计划的实施	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圈保护区团体，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区域网络	2016–2025	拥有由伙伴关系资助的活动的生物圈保护区和区域网络数目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C4 将人与生物圈计划建设成为私营部门的关键伙伴	C4.1 为国家委员会和生物圈保护区制定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准则	已制定操作准则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2018年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之前	2018年，国际协调理事会通过准则
	C4.2 创造与私营部门开放、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合作机会、建立伙伴关系	建立、维护和/或增强了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人与生物圈的所有利益攸关方	2018–2025	与私营部门建立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数目
C5 人与生物圈计划帮助国家、区域筹资计划实现目标	C5.1 为由国家和区域供资机构资助的项目和活动创造机会	根据共有目标，制作针对国家和区域供资机构的项目建议书	会员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2025	由国家和区域供资机构资助的项目数目
C6 企业家和社会企业为生物圈保护区的活动作出贡献	C6.1 向企业家和社会企业提供有关参与生物圈保护区的指导和培训	已向企业家和社会企业提供了指导和培训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国家机构，企业部门，大学，科研院所	2016–2025	提供指导的国家数目 接受指导和培训的企业家数目
	C6.2 在生物圈保护区为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创造机会，包括培训、鼓励措施和公共采购等	为企业家和社会企业提供了主意、伙伴关系和机制，帮助他们参与生物圈保护区	生物圈保护区，社会企业，企业家，学者	2016–2025	参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公司和企业数目 促进企业家参与生物圈保护区的机制数目 公共资金在生物圈保护区预算中的减少份额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C7 生物圈保护区获得国内和国际认可	C7.1 对全球生物圈保护区品牌展开分析，按照相关的国家准则建立这种品牌	已按照相关的国家准则建立全球生物圈保护区品牌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8年年底	品牌和准则正式建立
	C7.2 按照国家准则在产品和服务中使用这种品牌	按照国家准则，在产品和服务中使用了生物圈保护区品牌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企业部门，社会企业	2019–2025	已使用生物圈保护区品牌的产品和服务数目
C8 加强生物圈保护区之间的协同作用	C8.1 鼓励生物圈保护区联合推广和营销生物圈保护区产品和服务	就生物圈保护区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交换信息，实施了联合计划	国家主管部门，生物圈保护区，企业部门	2016–2025	制定的联合营销方案的数目 按照这些计划框架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数目

战略行动领域D. 实现全面、现代化、开放、透明的交流、信息和数据共享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D1 提供全面的人与生物圈文档、数据、资料和其他材料	D1.1 实施2014年国际协调理事会通过的开放获取政策	制定了人与生物圈文档、数据、资料和其他材料的开放获取政策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网络，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	2016年年底	在线文档数据和其他材料的可获取性 实施开放获取政策的国家数目
D2 提高对人与生物圈计划各个方面的认识	D2.1 制定沟通战略和行动计划	制定了沟通战略和行动计划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2018年年底	沟通战略和行动计划获得国际协调理事会的通过
	D2.2 实施沟通和行动计划	实施了沟通和行动计划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生物圈保护区，区域网络	2019-2025	按照以下方面衡量生物圈保护区的可见性：人与生物圈和生物圈保护区网站的访问人数；人与生物圈相关文件的下载数目；国际媒体中的人与生物圈参考资料数目
	D2.3 实施协调一致的出版物计划，推进数据和知识共享	实施了协调一致的出版物计划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	2016-2025	编制的出版物数目
	D2.4 有效利用人与生物圈网站(MABNet)	建成并使用MABNet网站，将其用作人与生物圈关键的通信、数据和信息枢纽，并制定了明确的数据政策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	2016-2025	不断更新MABNet网站内容 MABNet的访问人数 人与生物圈相关文件的下载数。
D3 广泛参与和推广	D3.1 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已提供并使用了社交媒体和其他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国家主管部门，所有人，人与生物圈利益攸关方	2016-2025	使用了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的人与生物圈利益攸关方的数目，有关帖子、博客、文件和其他活动的平均数目

战略行动领域E. 对人与生物圈计划 and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实施有效治理，
并在其内部实施有效治理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E1 会员国政府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提供大力支持	E1.1 对于每届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会议，确保国际协调理事会会员国至少有一名代表参加	有效和民主的国际协调理事会会议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出席每届国际协调理事会会议的会员国数目
	E1.2 提供机构支持和资源，确保各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和国家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顺利履行使命	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国家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提供了运作资源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拥有充足资源的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国家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数目
E2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拥有跨学科会员	E2.1 确保每个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都拥有一位跨学科会员和代表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会员组成非常均衡，能够反映人与生物圈的跨学科性质，确保生物圈保护区的广泛参与性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2016–2025	各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部门、机构和学科数目
E3 会员国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对《行动计划》进行监测	E3.1 使用人与生物圈秘书处提供的模板，每两年向国际协调理事会提交一次报告，汇报各会员国取得的进展	使用人与生物圈秘书处提供的绩效指标模板，每两年向国际协调理事会提交了一次报告。人与生物圈秘书处根据各国的报告，制作出监测报告	会员国，国家主管部门，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人与生物圈秘书处	2016–2025	已提交国家报告的会员国数目 通过MABnet发布两年期报告和监测报告
	E3.2 评估《行动计划》的中期实施情况	做出了中期评估并由人与生物圈利益攸关方进行了讨论，为后一半《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依据	人与生物圈秘书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内部监督办公室进行协商	2020	拥有中期评估报告 向国际协调理事会提交了评估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成果	行动	产出	责任*	时间范围	绩效指标
E4 区域和专题网络的有效运作	E4.1 为每个区域和专题网络制定计划，其中包括目标、绩效评估机制和时间表等	区域和专题网络制定了包含有目标和绩效评估机制的计划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7年年底	拥有合适计划的网络数目
	E4.2 向国际协调理事会提交有关区域和专题网络绩效表现的年度报告	区域和专题网络向国际协调理事会提交了年度绩效报告	区域和专题网络	2017–2025	已提交绩效报告的网络占比 通过MABnet发布的区域和专题网络年度报告数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利马宣言

2016年3月17日于秘鲁利马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上通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利马宣言

1. 2016年3月14-17日，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生物圈保护区、协同合作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组织的代表，共同在秘鲁利马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
2. 首先向秘鲁政府及其环境部、保护区国家服务局和利马市，并通过它们向秘鲁人民表达真挚的感谢，感谢各方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支持，感谢秘鲁利马主办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并通过了新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生物圈保护区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我们非常感谢东道主对所有参会者的盛情款待；
3. 自人与生物圈计划设立以来，这是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首次在拉丁美洲地区举行，我们为此感到高兴：这彰显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全球性，以及为实现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愿景和任务而做出的努力。在这方面，秘鲁尤其应得到赞赏，该国在促进国际合作、达成可持续发展多边协议共识方面付诸了巨大努力。这不仅限于本届大会，而且还包括2014年在利马成功举办的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4. 强调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召开既及时又重要：2014年，利马还成功举办了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为2015年12月巴黎缔约方大会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而在此之前的2015年9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获得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2015年6月召开的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第27届会议通过了《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该战略在2015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获得批准。这些新的全球性协议共同构成了全面和新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推动框架，明确了未来十年人与生物圈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行为目标。
5. 表达对第四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满意。大会成功制定了《利马行动计划》，通过二十多场地区、专题和跨部门会议以及十三场周边会议的交流，提供了众多新的思路、经验、倡议、最佳做法，指明了今后合作的必要性和机会，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提出了明确建议；
6. 忆及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使命：在人类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责任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己社会经济福祉的需要之间实现平衡；该使命是在1970年第1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出的，而这次大会还启动了长期的政府间和跨学科研究、培训、监测、教育和试验项目——人与生物圈计划；
7. 进一步忆及人与生物圈计划生物圈保护区的发展，它开始于197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的推动下已走过了四十个春秋，实施的计划包括《明斯克会议行动计划》（1983年），《塞维利亚战略》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法规框架》（1995年），《生物圈保护区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为生命为未来：生物圈保护区与气候变化”人与生物圈国际大会，《德累斯顿宣言》（2011年），以及大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的国家、地方和区域合作项目，各个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由此获得了巨

大推力，并为全球议程作出了贡献，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而现在的《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利马行动计划》将会释放新的驱动力：

8. 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的《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决议（参考《计划和预算》38 C/决议15，第19号），该决议为今后十年的计划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指明了方向；
9. 注意到人与生物圈社区为确保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质量和功能，自2013年以来实行“退出战略”所做的努力，其目的是大幅提高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质量，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对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作出新贡献；
10. 认为需按照《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进一步加强对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支持，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措施包括挖掘生物圈保护区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潜力，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认识到该战略和《利马行动计划》，与其他目标之间的联系；
11. 自豪地注意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全球目前已有600多处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基地，几乎代表了我们的星球所有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
12. 忆及人与生物圈的愿景，即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认识到彼此共同的未来以及自身与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以负责任的方式集体投身于建设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繁荣社会；
13. 进一步忆及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交流所得的经验和教训，促进这些模式在全球的推广和应用；为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评估和优质管理、战略和政策，以及负责任和有弹性的机构提供支持；帮助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利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经验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通过探索、提倡和测试与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技术、教育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与创新；开发并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交流经验教训，促进这些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支持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评估、高水准的管理、策略及政策，支持负责任和有复原力的机构；协助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借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经验，特别是探索和检验旨在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技术和创新方法，抓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强调大会的总体精神是呼吁各方按照《利马行动计划》采取行动，大力探讨创新方案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各方遇到的新挑战，利用好所取得的成就和教训，利用人与生物圈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新的想法、概念、创新、手段、方法、工具、指标、最佳实践示范来探索新的做法，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打造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的领潮者；
15. 强调在此背景下，人与生物圈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必须继续扮演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全球领先资源库的角色，包括采取措施来保护和完善土著及地方知识系统；

16. 强调这样一个全球运动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社区在生物圈保护区行动措施的制定和决策方面的积极性，并在科学与政策之间、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之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决策机构、公民团体和组织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土著和青年社区；
17. 注意到《宣言》是2013年3月27日，在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召开的“加勒比小岛屿国家生物圈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工具”部际会议的成果，并特别重申了一个意愿，即在地方社区、政府、行业、非政府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遗产保护团体等当事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每个尚未建立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建立一个生态圈保护区，并挖掘所有可能的伙伴关系以建立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与生物圈网络，与伊美人与生物圈（IberoMAB）和世界岛屿和沿海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等其他专题和地区生物圈网络相整合；

因此需要共同努力，以：

18. 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在尚未建立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或人与生物圈联络点的国家建立相应组织，在尚未建立生物圈保护区的国家建立此类保护区，其中包括跨界生物圈保护区，尤其是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9. 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按照《21世纪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示范；
20. 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将生物圈保护区（同时尊重每个会员国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用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地点或观测站，对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进行研究、监测、教育、缓解和适应；
21. 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秘书处充分利用《生物圈保护区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并按照生物圈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2015–2025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的实施情况开展审查；并审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的《巴黎协定》提供支持；
22. 鼓励人与生物圈计划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政府间/国际科学计划展开合作，包括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国际水文计划（IHP）和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IGGP），以及《世界遗产公约》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
23. 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提高与联合国系统中相关专门机构和计划——尤其是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联合国大学和环境规划署——以及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效性，目的是敦促各会员国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优先地区，示范和推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及相关子目标，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相关目标、子目标和特别目标；
24.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大学、研究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等科学机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针对包括管理者在内的生物圈保护区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并兼顾可持续发展目标；

25. 认识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以及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动员私营部门参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进一步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种私营部门伙伴开展合作，例如小型和中型企业在内的工商企业，国有、国际及跨国企业，慈善和企业基金会，金融机构和个人；
26. 呼吁生物圈保护区的利益攸关方展开经验交流，推动经济和政治决策过程，协助国家决策者利用创新和经验。
27. 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的国际和国家伙伴关系以及生物圈保护区的协调员/管理者为人与生物圈秘书处以及所有的区域和专题网络建立新的机制，为生物圈保护区提供强大的、可持续的和充足的资金，确保《人与生物圈计划战略》和《利马行动计划》顺利实施，从而寻找并获得预算外资金，用于帮助尚未建立生物圈保护区的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筹备、启动和建立本地的保护区；
28. 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通过其国家委员会）建立强大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尤其是促进区域、子区域、国家和专题网络相关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从而促进这些做法在全球生物圈保护区内外的推广和实施；
29. 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会员国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提供大力支持，以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生物圈保护区利马行动计划（2016-2025）》。

缩略语

ASPnet	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 Network	联系学校项目网络
BR	Biosphere Reserve	生物圈保护区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公约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缔约方大会
ES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教育
FAO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粮农组织
GAP	Global Action Programme (on ESD)	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
GFCS	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ICC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uncil	国际协调理事会
IGGP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Geoparks Programme	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
IHP	Intergovernmental Hydrological Programme	国际水文计划
IOC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S	Internal Oversight Service	内部监督办公室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P	International Support Group	国际援助小组
MAB	Man and the Biosphere	人与生物圈
MAP	Madrid Action Plan	马德里行动计划
MEA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Agreements	多边环境协定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PES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REDD+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RNANP	Servicio Nacional de Áreas Protegidas por el Estado (Perú)	秘鲁国家保护区管理署
SIDS	Small Islands Developing State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TBR	Transboundary Biosphere Reserve	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CC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WIN	University Twinning and Networking	大学结对和网络
UNU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联合国大学
WCBR	World Congress of Biosphere Reserves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
WNBR	World Network of Biosphere Reserves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人与生物圈计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丰特努瓦广场7号（75352 Paris 07 SP）

法国

E-mail: mab@unesco.org



9 789235 000122